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慶元府通判南廳壁記

樓 錦

郡縣丞雖不得侔然位高而偪大率如藍田壁記所言
余頃贅倅丹邱問於故給事吳公芾公曰吾嘗三爲之
進則有侵權之譏退則有避事之謗余曰處於材不材
之間可乎公曰子得之矣慶元於今爲輔郡貳車有三
分東西南廳而南爲勝城中一湖最爲絕境公字據其
陽盡得十洲三島之要舊爲榷酤之所至今猶以名其
橋南渡增員始以居此參政錢公童建紅蓮閣於前運
使楊公大興廳屹然二廳皆有題名獨此闕焉今董君

嘗入制幕先君工部時爲參議官同寮頗久樂此邦風
土別駕車以來旣至首欲編前任名氏登之石以序列
見屬病故相仍三請不倦遂爲之書併以所親歷而知
者告之君之大父資政在思陵元帥府爲名臣家法流
傳猶有世臣之風只此一舉足以見居官之不苟淳熙
初魏王易鎮罷倅貳而置長史司馬之職故更六年而
後葉君以太社令員外置云

沿海制置司參議廳壁記

樓 鑰

四明爲東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東控高麗日本

諸國高皇南巡駐蹕臨安尤爲控扼要地始置沿海制
置使尋命守臣兼之凡閩浙淮東瀕海之州皆隸焉後
分道置使乃專領浙東四郡檢校少保郭公仲荀徵徽
猷閣待置仇公忞皆嘗領之仍有參謀參議官紹興三
年二司俱罷隆興元年海寇猖獗戶部侍郎趙公子瀟
以敷文閣直學士出鎮復兼制置使以重其權獨置議
幕非老成資高者不在茲選於是張君大年始爲之五
傳而至先君先君嘗以軍器監丞兼攝起部出守括蒼
倦游念歸遂仕於家又閱八人至今吳侯侯一日謂鎬

曰時平罷警幕府雖省文書然制司任重爲之參佐敢怠其事將刻石紀前任人名氏自隆興始且子之先君嘗爲是官矣子爲我記之侯嘗爲鵝城濠梁二守有能名精神未衰才力過人此職雖無以表見然嘗造其公宰前日支傾柱壞之不暇今皆煥然又有餘力以及此臨事類苟不識者多稱其賢鑰旣與侯游又因得以不肖姓名託先君之後遂謹書之

鳧磯驛記

鄞江盤互百里東極於海自西隸而南支分股裂橫貫

慈谿過是復合非惟絕風波之險而乘潮上下水輒澎湃朝昏之間鳴榔相屬蓋未嘗頃刻閒也邑之南有驛曰磯實居其濱四方之人自越而至於鄞者必過於是而鄞之將迎者亦至於是也故歷數百年而基址猶在子觀其榜乃唐丞相房公所書及觀其基則已不復見然字體閒放灑然無塵俗氣又其上有樓可以寄遠目而寄佳興士大夫過此者必艤舟登焉腴田砥平野巷棋布桑煙竹霧互爲送迎漁術樵門自相向背一時風景曠然在目若夫天垂晴碧山露寒青谷口雲蒸沙根

石出則鵬聲欲斷鳴雁相喧帆影乍回飛鷗競集豈特
鳧之去來而已機臣略士愛日而激昂野客騷人臨風
而感慨孤臣孽子攬景以淒涼其或物外逍遙烏巾紵
服琴閒三疊碁罷兩匱則必倚檻焚香臨流漱石水雲
相照魚鳥不驚顧盼之間所得多矣惜乎基之漫沒而
宇久不治置者多而弋者眾吾恐數百年之後雖鷗亦
不下雁亦不鳴鳧之去來疇卽其所昔王喬爲鄴令雙
屐趨朝帝怪其神速後之君子亦以鳧磯爲故事崔宰
治有日矣人服其政嘗以邑之餘財修廢補敝一日有

懷古之歎屬予爲文乃略具興廢之迹以言之不足者
歌於後將見此宇復完令民有攀是翼而留者

鳧之來兮日暉暉江漁潑兮秋正肥清波弄影兮下雲
磯行與仙人兮駕言歸鳧之去兮月團團雲淡淡兮煙
水漫古人已遠兮坐長歎樓高夜永兮空闌干

雁蕩山記

袁 采

雁蕩山溫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遙
越白沙芳林達芙蓉逾長嶽過長嶽原始至其地凡山
有名號者蓋純石而土山不與焉宋太平興國二年丁

丑僧全了始居山之淺者曰芙蓉庵今羅漢寺是也已
卯僧行亮神昭居山之深者今靈巖安禪谷是也天聖
九年辛未僧文吉得山之盡者居之曰碧霄庵今靈峯
寺是也於是有居民矣皇祐元年丁丑縣尉甄昂乃發
蕩陰山水今南北閣是也由丁丑至皇祐己丑七十有
三年此開山之歲數也東盡縣之境西距白巖南距玉
環北距蒼山此盡山之地勢也名山之人多矣或以義
或以象或以跡或以無稽以跡獨侍郎巖以義則聞而
可知以象則見而可知以無稽亦見而可知常雲巾子

山之勝者也靈巖山之佳異者也靈峯其次蕩山南出
爲大龍湫東南會於天柱飛泉南經筋竹入於海北出
爲新溪東流會於寒坑板藏大溪南入於海石門之水
分自大龍湫經長巖原入於海石城之水會於小龍湫
經白溪入於海新月水簾大龍湫水之勝者也舉山無
崖崖鳥名似鷹稍大有琴黃色而小謂之金雀有一種羣鳴而
聲相抑揚謂之山樂官有獸如鹿大健而能歷險謂之
山羊白者如雪猴有毛如絨謂之金線此鳥之異者也
故詳記之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 亶

元祐戊辰閏十一月己巳自西湖懶堂率臨海趙逢當
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己巳歲癸酉入大
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鐵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己卯
抵金義真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
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還宿西堂甲申同
中師離瑞相令偕師下東山迤邐以歸蓋在山間十有
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爲鬪草之劇餘輒
雨雪所謂梅子眞鍊丹并法華泉石柱山雲外庵皆欲

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化川境上遊安巖雪竇諸山
且復不至亦遺憾也

水利記一

舒 亶

鄞於明爲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
其瀦蓄以待灌溉者旣無幾而凡所以爲捍防隴導之
具吏又忽不時省頽漏廢圯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
亢則其涸立可待而民輒病聞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
時之急其鹹鹵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
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

圖之卽北渡之西面風棚積石爲磬以御暴流納淡潮
旣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
故堤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
西管數鄉之堰礮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
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工
不費役民於旣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
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蓋治古
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者
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先王之政

事弊於苟偷之俗久矣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
事而農田水利之官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
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考嗚然
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
果如何者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
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
於無窮哉亦唯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水利記二

舒 亶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浩

蕩泛濫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淹沒不一二日輒下
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漑而
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
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
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蓐根爲聖米蓋自別邑他
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博矣有心
於民者繕其隄防謹其經界時其啓閉禁其蓄牧可也
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沫
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與越

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汰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
四十頃田哉今夫道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
而不之成柰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
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母忽邑人舒某
題

水利記三

舒 亶

或謂是湖隄塘善頽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並湖之
民亦勞費矣今誠能卽其膏沃少損爲田歲積穀以爲
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是不然自慶曆丁亥距今元

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隄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岫
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
何如耳今置大利害而顧小利害未可謂知務也隄所
以善頽無他由啓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
事也嘗得諸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
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
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之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水利記

王庭秀

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今俗所謂